

走走看看

泰山悟

■姚化勤

哈,我来到了天街!一个 73 岁的老翁,在 2025 年 7 月 7 日,竟和大孙女同时,且先于儿子他们几个年轻人登上了泰山。脚下的路已成“街”,虽然仍坎坷不平,前边不远处还有台阶,但再不用扶着栏杆一寸一寸往前挪了。回望身后,刀削般的山峰间,一条小径长梯似的挂在天街下——这就是以陡峭闻名的十八盘。一眼望不到底的游人,仍一个挨着一个,奋力向上攀爬……

十八盘从有“天界入口”之称的南天门算起,到天街的台阶多达 1600 余级。且不说此前从小红门起步,经中天门蜿蜒而上的十里山路,单是这近乎垂直的台阶,年轻人上来也要气喘吁吁,而我并未感到多么吃力,甚至没觉得腰酸腿疼,便和他们一样站在了天街的大门口。向前一步,便是人们所说的“天堂”。

是谁给了我这么大的力量?

不禁想起塞缪尔·厄尔曼《年轻》中的话:“年轻只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。”“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,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。”“无论是 60 岁还是 16 岁,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,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。”

的确如此。尽管年逾古稀,但我的心态未老。一个月前向儿子提出游泰山;今天为看风景,坚持不坐缆车;此刻,和 14 岁的孙女一同抵达山顶,即将迈入憧憬已久的“天堂”时,真如返老还童,内心充满孩子般的欢乐与渴望。

然而,站在天街入口处才发现,“天堂”并非想象中那样祥云缭绕、富丽堂皇。举目望去,不见琼楼玉宇,难觅神仙踪影,只有几座青砖黛瓦的古楼矗立着。刚上来的年轻人进出其间,买香肠、面包、矿泉水……看来,这些楼阁与山下商店并无二致。

莫非这里只是“天堂”的郊野?这次来泰山,我不全为赏景,内心还藏着两个渴望——渴望泰山之神教我清静无为、净化灵魂之法;渴望玉皇赐予子孙智慧与安



康。于是,我们向更高处的碧霞祠和玉皇顶走去。

刚近碧霞祠,一阵急雨至,片刻又悄然离去。许是为了洗亮我们的眼睛。雨歇时,留下团团浓雾。

于是,一处真正的仙境展现在我们眼前。山门、正殿、钟鼓楼……全笼罩在雾中,海市蜃楼般明灭隐现。从玉皇顶下来的游客说,这些殿顶的琉璃瓦或绿或金,也在雾中若隐若现。碧霞元君的仙居,果真如天上宫阙,金碧辉煌而又缥缈似幻、纤尘不染。

这不染红尘的仙宫,恰是红尘男女祈福的热地,人人脸上写着“满足”,我也满足地笑了。在女神面前,我忽然想起她的另一个称谓——泰山老母,心头一暖,仿佛回到母亲的怀抱。祈福时,依稀听见她的叮咛:“记住,求谁都不如求己。记住,‘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’,不逐热闹,不慕荣华,清心寡欲,便是悟道,便能知足常乐……”她眸中似有清泉,欲洗净我心中积垢。

玉皇庙位于泰山极顶,昔秦皇汉武封禅之地。庙里庙外人头攒动,上香也需排队。等候时,孙女引用《曹刿

论战》中的话提醒我:“小信未孚,神弗福也。”是啊,古人尚知仅靠焚香供奉难得神佑,今人更应明白:唯修德勤学,方能心想事成。于是我们未多停留,只在门前合影,便转身往孔庙走去。

孔庙与两座神庙迥然不同。山门对联写道:“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,可以语上也;出乎其类,拔乎其萃,宜若登天然。”这分明是在赞美泰山与孔子,哪有丁点儿“神”味!院内孔子摩崖石像旁的对联更直白:“泰岳为尊唯一人敢配,孔丘固圣共千岫同瞻。”泰山因拔萃于群岳而“独尊”,孔子何以“至圣”?大殿门联给出答案:“诗书礼乐,崇百王法度;仁义忠信,设万世纲纪。”原来,是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为华夏立规设纪,维系文明绵延,才赢得后世千秋景仰。

儒学深广,需回家后潜心学习,而孔子“望吴圣迹”就在庙前的悬崖边,登高望远之机岂容错过?我们向殿内的孔子及颜回、子思、孟子、曾子鞠躬后,来到至圣先师当年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地方。

同样面南远眺,只见雨后群山间云雾蒸腾,峰巅如蒙白纱,似含羞少女半掩容颜,令人想起“无风云出岫”的诗句,想起杜甫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,一种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的豪迈油然而生。

可我眼中“小”的唯有山,体会不出先师“小天下”的境界。看来,若无孔子的眼光与胸襟,即便立于同一处,也望不见他所见的风景。于是,我对孙女说:“孩子,学习再紧张,也要读读《论语》,了解孔子关于天下、人生与社会治理的观念和做法。或许有一天,你再来这儿眺望,会觉得天下真的变小了——小到可以装进心里。”

孙女会意点头。

这次游泰山,虽然没去观日亭、观河亭,不曾看到旭日东升、黄河奔涌,但下山时我们子孙都感到大有收获,开心地笑了。

心灵感悟

咏怀一组

■翟赞华

山雾

举目望南山,满山雾气缠。
似听鸟声叫,飘忽在天边。

雪喜

中原昼夜寒玉斜,沃野千顷披素纱。
久旱严冬拜滕六,冰心一片自春华。

降雪

又闻凝雨降,滕六送吉祥。
冬麦精神抖,田农喜欲狂。

大雪

大雪瞬间来,节来雪不来。
南疆旭日灿,古汴九华开。

漫步海滨

天边一抹云,沙渚吐氤氲。
群鹭突飞起,瞪眸持杖人。

珠海

一市山分界,凤凰云霓开。
珍珠生百岛,南粤有蓬莱。

咏三角梅

淡红绛紫竞缤纷,不老容颜似两旬。
何畏严冬秀青影,偏随冷月绽香魂。
霞绡叠叠吸双目,锦萼重重诱四邻。
莫道花开无百日,冰天亦见痴诚心。

凡人微光

温暖的依靠

■王天辉

豫东平原的风,总带着麦浪的气息,掠过大王庄村的土坯墙,也掠过村东头那间亮着灯的诊所。于村人而言,那间诊所里,白墙从来不是冰冷的,药味也不是刺鼻的,诊所是刻在岁月里的、最温暖的依靠。

20 世纪 60 年代,村里没有像样的卫生室。一位身体残疾的年轻医生,姓王,背微驼,背着磨得发亮的小药箱,蹒跚着走街串巷。药箱不大,却装着全村人的安稳。谁家娃头疼发烧,他摸出几片药,叮嘱着温水送服;哪位老人腰腿疼得直不起身,他掏出银针,捻转提插间,酸痛便消了大半。他的住室就是诊室,一张木板床、一个旧药柜,墙角堆着晾晒的艾草,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药香,那是独属于村庄的安心味道。

后来,几间瓦房在村中间立了起来,诊所终于像了样。我总忘不了年少时那桩事。一天放学路上,饿得慌,揪了路边种的蒜薹吃,没承想肚里一阵绞痛,疼得我蹲在地上直冒冷汗。父亲慌了神,一路小跑喊来王医生。他摸了摸我的肚子,二话不说往我嘴里塞了一片药,又轻轻揉着我的小腹。不过片刻,那钻心的疼就散了。他笑着说,是肠道痉挛,小孩子嘴馋,下次别再乱吃生冷的。阳光透过瓦房的窗棂,落在他微驼的背上,那一刻,药味也变得清甜。

乡村的夜里,最怕突发急症。那年夏天的雨,下得格外蛮横,瓢泼似的砸在瓦片上,汇成一道道水流。深夜,村西头王峰家传出急呼,他家娃发了高烧,烧得小脸通红,哭喊声在雨夜里让人听了格外揪心。王医生背起药箱就往王峰家冲,村口的积水已漫到腰际,他深一脚浅一脚地■着水。王峰不放心,干脆把他背在背上。雨幕里,他们的身影跌跌撞撞,奔向那个充满

焦虑的家。给孩子打了退烧针,王医生仍不放心,守在孩子床边,不时探探体温、掖掖被角,直到天蒙蒙亮,孩子的烧退了,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,踏着泥泞回家。晨光里,他的头发上还挂着水珠,眼神却透着踏实。

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诊所也搬到了村东头临路的新房。红砖墙,玻璃窗,门口的空地上,总坐着晒太阳的老人。他们不看病,只凑在一起聊天,说庄稼的长势,说村里人的闲话。阳光洒在他们身上,也洒在诊所的大门上。有人问,天天坐这儿干啥?老人捻着胡须笑道,看见诊所,心里就踏实。我曾看见一位大爷的手机通讯录,第一个号码就是诊所的。他说,万一有个紧急情况,摁下拨号键,就有救了。

岁月不居,当年那个背着药箱的年轻人,转眼就八十岁了。他的腿脚更不利索了,走不动路,便把诊所这个担子交给了儿子儿媳。可他闲不住,离不开他守护了一辈子的父老乡亲,便依旧守在诊所的一角,摆上针灸用的银针和晾晒的草药。谁有个小毛病,他就搭把手,凭着经验指点几句。银针捻转间,草药飘香里,是一脉相承的温暖。

如今,村里的路越修越宽,镇上的医院也越来越近,可村东头的诊所,依旧是村民最暖心的去处。老人们依旧坐在门口晒太阳,孩子们放学路过,会探头探脑地跟医生打招呼。那间小小的诊所,就像一颗定心丸,稳稳地嵌在大王庄村人的日子里。它是岁月深处的守护,更是一代又一代村人最温暖的依靠。

风掠过麦浪,掠过诊所的窗,那窗里的光,亮了几十年,也暖了几十年。